

千帆过尽还有你，

从此以后，

我不相信爱情，

我只相信你。

过客匆匆

修订珍藏版

①

At least there's you

飘阿兮 著

纵使错过，我和你永远只差一个转身的距离。
如果你不相信爱情，我愿用一生做一场漫长的告白。

过客匆匆

修订珍藏版

At least there's you ①

飘阿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客匆匆 / 飘阿兮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52-8

I. ①过… II. ①飘…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9272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过客匆匆 (修订珍藏版)

作 者 飘阿兮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王丰林 曾甜甜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燕 兮

特约编辑 柴鹤嘉 唐梓淇

封面设计 好谢翔

封面绘图 卜若梨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6.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ISBN 978-7-5500-1752-8

赣版权登字: 05-2016-1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章 意料之外 001

第二十一章 狭路相逢 017

第二十二章 我那杯茶 027

第二十三章 口是心非 039

第二十四章 怀旧季节 051

第二十五章 早春之夜 063

第二十六章 智力比赛 083

第二十七章 阴魂不散 097

第二十八章 戏剧舞台 111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九章	回头寻岸	127
第三十章	沟通不良	139
第三十一章	暗流涌动	159
第三十二章	天长地久	175
番外一	程小二是这样得逞的	196
番外二	江月年年望相似	206
番外三	孕妇孕夫二三事	217
番外四	我的爸爸和妈妈	222
番外五	青梅竹马	230
后记		263

第二十章

意料之外



我一个人，遗忘或者怀念，惋惜或者心有不甘，都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

近来有一条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于中午吃饭时，都能够听到邻桌几位男士们在讨论。

“安凯这次从他们起家的勇江市撤资，你觉得他们会把产业转移到哪儿去？”

“我还以为是谣传。政策原因？”

“可能本来就有打算，正好机会来了。据说前阵子安凯出了点事，上面不但不作为，还有人扯了后腿，弄得程家不痛快了。”

“这么牛？程少卿行事风格不是一直挺低调温和的吗？这狠起来也够劲啊。”

“程老大性格是很温厚，不过程家不是还有位低调神秘的二少爷嘛。据说这位二少手段强硬，杀伐决断，上个月刚用钱砸了一群元老回去提前养老，这还公然跟上面叫上板了，也不顾及一下他那已经退休的大堂叔和还在位子上的三舅舅的面子，倒也真有几分他老子当年的风采了。”

“安凯前阵子出什么事了？好像没风声。”

“不太清楚，只听说程少卿差点被拖累，老爷子也因为这事上了点火。老爷子去了以后，程二公子养精蓄锐了几个月，现在开始反击了。”

“安凯应该不打算出省，他家的资源和能量可都在省内。那么估计在我们市的可能性最大了，而且最有可能落户新区。齐书记的面子可以给啊，一举双赢的事。”

“我看那二少啊，像个六亲不认的主儿，据说他清理内部时连自己家人都没手下留情。何况现在各市都在向他们摇橄榄枝，条件一个比一个开得高。”

这些人嗓门不小，沈安若这一桌也听得清楚，女士们也开始兴奋地八卦：

“程二少耶，就是那传说中跷家不归，如今终于浪子回头的程……程少臣？”

“程少臣以前不就在我市吗？在TZ做了好几年，后来自立门户后就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有个同学就在安凯，也说安凯近期上层大收盘，可热闹了，个个认准了程大少爷的好脾气整天找他哭诉，却没一个人敢去闹二少爷。”

“程家长媳不是就那谁的女儿？对了，二少结婚了没？”

“没听说过，二少私人消息不多。按说不会吧，这么年轻就把自己套牢？”

沈安若收拾好面前的餐具，“我吃饱了，你们慢慢聊。”

“不要走，再坐会儿嘛。”这群八卦女们比安若年长，职位也比她低一点，工作时间之外非常随意，“安若你说，程二少已经结婚的可能性有几分？”

“爱丽姐姐啊，你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人家结没结婚与你有什么关系吗？”沈安若大发娇嗔试图蒙混过关，自己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安若妹妹啊，不是姐姐我批评你，你真是太缺乏生活情趣了呀。”爱丽姐姐模仿她的语气笑骂。

有些人真是阴魂不散。沈安若突然开始牙痛，估计那颗长了一半的智齿又开始作乱了。

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按说本是清淡季，但恰好赶上了情人节，华奥山庄还是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气象，各个餐厅都飘着纱幔和气球，纯白浅粉与深红，梦幻又暧昧。

沈安若像往常一样上班，停车场与办公楼离得不算近，一路遇上无数人，互相致意问候。

“沈总助，早上好啊。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春节在家休息得不错吧？”

“沈姐早。呀，您怎么把头发剪了？”

“安若啊，剪这么短的头发，都认不出你啦。”

“是啊是啊，还不错。”“对对，剪了头发换换心情。”“这样不好看吗？”她一一回答。等到了办公室所在的那一层，安若答得嗓子已经有点干，又情绪缺缺，渐渐开始后悔昨晚的冲动，而且此时此刻，她昨晚刚买的价格不菲的新鞋把脚趾夹得生疼。谁说人不如旧衣不如新，这新鞋子总是不如旧的来得舒服。

“沈大妹子，情人节快乐啊。从上到下焕然一新，昨晚有喜事？”林虎聪笑得一脸灿烂，怪腔怪调不知用了哪几省的方言。喜他个大头鬼。

“令狐兄弟，从左到右春风满面，前夜有艳遇？”回他一笑，沈安若一股酸气从胃里冒出，牙都要倒了。

林君的脸上呈现出暧昧的神色，“有艳遇的是沈妹妹你吧？”

此君本名林虎聪，最爱以大侠令狐冲自诩，每每让沈安若想狂扁之来挽回心中第一武侠偶像的英名。其实林虎聪长得一表人才，远看也勉强算是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笑的时候甚至偶尔颇为迷惑人心，只要拜托他千万不要开尊口，他一开口便从酷毙的小马哥瞬间变身为王晶电影里年轻时代的周星星。

沈安若正揣度他刚才那话的意思，门又响了，保安小弟抱了大捧的郁金香花束进来，小心放到她桌上，每朵都是纯白色，全部半开着，花姿沉静妖娆。

“沈姐，有人送花给你。按规定，我没让他上来。”

“谁送的？”

“快递公司。”

小保安离开，腰品令狐大侠在一旁啧啧称奇：“有心人啊有心人，多么别致，情人节不送玫瑰送郁金香。噢，白色郁金香好像是代表失恋耶？”欠修理男“台腔台调”地说完，又换了高亢的声线，他真该去当配音演员，“我说妹妹，你最近又让谁失恋了？苍茫大地竟有我的天涯同命人，快介绍给我认识。”

沈安若愣了几秒钟，板着脸问：“林虎聪，是不是你在搞鬼？”

“我还真希望是我送的。不过妹妹你认识我多久了，我有这么浪漫以及不切实际吗？不过你要是喜欢，下回我可以学习借鉴并且我发誓我保证我会更加有创意。”

面对这样全无正经的笑脸，沈安若根本无言以对，心想那群整天喊着“一见林经理便心跳加速”的众小妹若此刻看见偶像的嬉皮笑脸样，铁定玻璃心碎落一地。

两人的手机同时报时，原来已经八点半，工作时间到。林虎聪立刻收了笑容，换上一脸认真状，真是有职业道德的好同志。他归安若分管，是来汇报工作的。

“张总说你同意了就算通过，如果没意见请在这里签字。那两座重新装修的别墅这个周末就会全部完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说到这个，安若突然想起一件事，“你上回说设计师常常在现场监工？”

“几乎天天都来，十分敬业。”

“美女？”看他那一脸春情荡漾。

“绝色美女，长得像天仙，做事却很接地气，难得的不娇气。她一来工人们干得那个卖力，所以这次的活做得特别快。真是精品美女啊。”

他又看沈安若一眼，“当然跟我们聪明美丽的沈总助理比，那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沈安若皮笑肉不笑，“一会儿开完会我去看现场。”

“是，我负责保护你。”

九点半，照例是每周一次的管理人员例会，部署计划，重复方针，强调企业文化，最后随机点名一名部门主管出来做报告。因为不知道会点到谁，大家都紧张，不得不用心准备，跟论文答辩似的。真是，又闷又紧张。

张总是非常好的领导，对员工慷慨亲和又尊重，就是特别喜欢开会，屡屡创新怪招，称之为提高大家的应变能力，结果就是弄得属下应对不及。不过优点多多的领导，偶有小小的乖张与怪癖，绝对可以容忍。

今天又轮到林虎聪，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且言之有物，听得众人瞠目结舌。赆品令狐冲就是传说中那京城特产的侃爷，不想在本市也能落地发芽。他认真与自信的样子还颇像那么回事，那些见到林经理就犯花痴的小妹妹们其实也不算太悲哀。

会后沈安若到张总办公室，商讨完工作，张总说：“你也知道安凯集团的事吧？下月中他们在我们饭店举行开业酒会。你在这方面很擅长，配合各部门一下，更上上心，保证不要出什么差错。”

“这么快？我以为还会等一阵子。”沈安若有点诧异。

“是啊，行动力够快的。买了整座的大楼，总部人员都到位了，临时厂房和设备也准备好了，月底就有两千名工人进驻，下个月就开工，工业园区那边也要破土动工了，这效率实在是太高了。别说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是职业素养欠缺的表现啊。”

沈安若心虚地笑笑，没有搭腔。

“其实他们还有意向与我们的配餐部签订一整年的送餐协议，当然要走个招标程序过过场。目前的两千人，已经不少。等园区建成的时候，那规模就要翻几番了。”

“我们有必要将配餐业务做大吗？还有，安凯那么爱挥霍，找我们干吗？”沈安若不是灭自己志气，华奥等级虽不低，却不幸没有排名第一。财大气粗的安凯不是一直有“不选对的只选贵的”的超牛口碑吗？

“沈安若你又欠抽了？”张总看不出真恼还是佯怒，“有安凯这样的大客户上门，抓住机会最关键，不赚钱都没关系，把口碑打响才重要。长了脑子没，像话吗你？还有，我们的优势并不十分明显，安凯给我们机会，多半是冲着你的几分面子，你倒是完全不领情啊。”

沈安若暗暗地深呼吸，再吸一口，然后低低地说：“是，我会向程少卿先生致谢的。”

张总微微叹气，放柔了语气道：“安若，你这是在装傻啊。安凯目前在国内的主事者已经是程少臣了。”

她当然早知道了，程家大哥和静雅近期就会到欧洲去，安凯在那边已经设有机构，那里有程少卿最擅长的领域，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恰有电话进来，张总接电话时，安若低着头，百无聊赖地把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摘下来，又换到左手中指上，换来换去。最近几个月，无聊时她就爱重复这样的动作，就此发现原来自己的左中指与右无名指差不多的粗细。她的小动作连张总都发现了，连说她岁数越大气质越差了行为越幼稚，一副快要返老还童的样子。

实际上沈安若昨天就见过程少臣了。

昨晚她与贺秋雁小聚，吃了太多，餐后到银都商场散步以消化过量的食物，从一楼一直闲逛到七楼。七楼经营家居及婚庆用品，多是

舶来品，价格令工薪阶层咋舌。但秋雁最爱这里，总说既饱眼福又不花钱最是实惠。

安若从水晶器皿专区转出来时，便见前方那个身长玉立的男子背影太熟悉，时间已经很晚，天气也不凉，仍穿得一身整齐，衬衣西裤皆笔挺，领带也系得端正，西装外套挂在臂弯，仿佛正专注地欣赏面前的巨幅壁挂，从她的角度看，似是一幅荷兰田园风光的绒绣画。

安若顿了一下，突然就觉得有点胸闷气短。

这时恰有一名女子走向男子，穿艳丽飘逸的裙装，身段窈窕，姿态优雅，只看轮廓已觉得是美女。女子轻扯男子的胳膊，微侧着脸，凑近他说了几句话，然后轻轻笑起来。安若的位置恰能看到她那巧笑嫣然的精致侧脸，乍一看以为是秦紫嫣，但并不是她，更年轻，青春洋溢，灵气逼人。程少臣一直没回身，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看那幅画。

大厅内播放着轻柔音乐，安若倾耳听，*Somewhere in Time*，《时光倒流七十年》，真是应景。她和他们隔着一层淡蓝色冰裂玻璃的幕墙，对方并没发现自己被窥视。灯光投在那无数晶莹剔透的水晶玻璃上，折射出七彩光芒，星辉一样璀璨。那一对男女的背影便在这样的流光溢彩里显得异常登对又协调。

安若放轻呼吸与脚步，扯扯正盯着顶级床品入神的秋雁，做个噤声的手势，拖着她悄然离开。

到了楼下贺秋雁还在嘲笑她：“沈安若，咱们有点出息成不？上前打招呼啊，跟那女的说‘我是他前妻’，谁先尴尬谁就输呗。”

沈安若不理她，拖了她又去街对面的另一家商厦。

“我跟你讲，人生何处不相逢，有缘千里来相会嘛，亏你平日里装得那么像，当年你不是挺潇洒的吗？”贺女士还在没完没了地以挖苦她为乐，“唉，算了算了，不提臭男人们了，我陪你去砸钱吧。”见她一

直不说话，贺秋雁总算也止住话题了。

安若烧掉一个月的薪水，包括那双让她脚痛一整天的鞋以及现在正戴在手上的这枚镶满了细碎的海蓝宝石的指环。

秋雁说：“这指环真像一枚顶针啊，硬度也足够，戴着它做针线活多么的有格调。啊呀，怎么这么贵，还有这双鞋，跟我脚上这双也差不多啊，怎么价格居然就高了十倍？安若啊，就算你离婚时从前夫那里小赚了一笔，也不可以这样挥霍，留点家底为未来打算才是正解嘛。”

安若只想找来针和线缝上她的嘴。

贺秋雁犹自喋喋不休：“这么些年了，你这坏毛病不但没改，简直是变本加厉，心情一不好就砸钱、狂吃、剪头发，幸亏你胃不好吃不多吃不胖，不然你铁定可以去给肥姐服饰做代言了。饭也吃了，钱也花了，下面咱们要不要去剪头发？”

“好啊，咱们走吧。”

“干吗？你来真的啊？我逗你玩呢。这头发留了好多年了，剪掉太可惜了。离婚时你都没剪，现在剪个什么劲啊。”贺秋雁一副要晕倒的样子。

“早想换发型了，一直没有空。”安若答。

沈安若其实也没有很难过，只是最近一直有点郁闷，不如借题发泄。她犹记得以前程少臣非常不喜欢去商场，说那里人太多令他呼吸困难，两人一起去商场的次数一只手便数得过来，大多数时候他宁可坐在车里听音乐玩手机游戏等她一个小时也绝不陪她进去，就此培养了她战斗般神速购物的特长。后来安若就一个人逛街，再后来连逛街的兴致都渐渐戒掉，除非极度无聊。

那两套翻新的别墅是专门用来接待特级贵宾的，完全按居家要求设

计，连厨房用具都齐全，全用最好的材料，砸了很多钱。当时比了无数的设计稿，沈安若记得这两套方案都是她极欣赏的，并且恰好出自同一位设计师，力排众议，结果是她赢。据说那设计师性格与业务素质都好，于是工程人员们也做得卖力。她很早就想去拜会，顺便证实她的推测，但还是拖到了今天。

装修现场总是混乱，饶是极好的材料气味也不好闻。他们一处一处地看，每一处都没放过。这一回的确做得很好，设计师定期在现场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据理力争要求重做。人长得美就有这等好处，工人们总会特别顺从。这是林虎聪说的。

在第二套别墅二楼的和室里，安若见到了她想见的人，果然如她所料，设计师正是她的旧交秦紫嫣。两人在茶坊里坐下，安若请客，但动手泡茶的却是秦紫嫣，动作优雅，即使穿得像个装修工人都掩不住好气质。

“你没想到是我吧？设计稿上只有英文名字。”秦紫嫣与以前没太大变化。

“我猜或许是你，你的设计风格很特别，我想我曾经见过你的作品。”沈安若温和地说。遇上故人总是件好事情。

“是吗？我从未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过作品……”秦紫嫣微微惊讶，突然有所了悟，及时止住了上一个话题，“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只知道你离开原来的公司了。”她看起来仍然柔柔弱弱的。安若其实打眼一看不要深究的话，也可以算是温柔型的，但跟她坐在一起倒像强势女了。

“我来这里一年多了。你还好吗？”安若说。

“一直那样子，一个人。”

“你有没有跟你长得很像的妹妹？”

“没有，我是独女，也没有堂妹和表妹。”

她们告别，秦紫嫣欲言又止，沈安若本来已经转身，然后又回身，望着她。

“对不起。有些事情……我并不知道……但事实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秦紫嫣慢慢地说，每想一句都像在努力地思索。

“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相处出了问题，与你无关，你想多了。”

“其实，他……”她静静地望着沈安若渐渐变得清冷的眼神，最终话未说出口。

晚上直到七点沈安若才离开饭店，刚打开车门，就见到相邻车位里已坐进了车子的林虎聪滑下了车窗，“这么晚才走？还没吃饭吧？一起？”林君问。

安若先把大捧的郁金香扔进副驾驶位，又绕回驾驶室一端自己坐了进去，“没兴趣。”她本想把花留在办公室，但是太招摇，还是拿回去的好。

但是林虎聪已经来到车外，轻敲车窗，安若只好将车窗滑下。

“大姐，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请我吃顿饭吧。我最近穷得揭不开锅，已经三天没吃过肉了。你就忘记今天是二月十四日吧。”

沈安若噗地笑出来，心情好了不少。

两人开车半个小时去了那家著名的川菜酒店，迷踪鱼，麻辣小龙虾，还有酸辣汤，吃得舌头僵硬头皮发麻。

“每次吃过川菜后第二天都闹肠胃病，最严重的一次半夜去打吊针，但还是忍不住想吃。”沈安若说。她用手半遮着嘴，暗自吐舌头。她太久没吃过川菜了，实在是太辣太麻，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我可以赠送胃药，并且不介意你明天向我三倍索赔。明天你若胃痛，我就欠你三次饭局如何？”

“你想得美。”

最后还是林虎聪付的款，他伸着食指在沈安若眼前摇啊摇，很严肃地说：“沈女士，有一点你千万要记住，跟男人抢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抢付餐费。这是原则问题，绝对是原则问题。”

沈安若不屑，但终究屈从。

她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胃就开始隐隐作痛。而且，她刚刚回想起，刚才那家店是她跟程少臣第一次吃饭的地方，似乎也曾为付款问题讨论过。这条路改造得很厉害，饭店里的装潢也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她竟没第一时间记起。刚才到底是谁先说要吃川菜的呢？又是谁选了那个地方？她还是林虎聪？真奇怪，才两个小时而已，竟然记不起来了。难道她已经有了健忘痴呆的迹象？

晚上沈安若又看碟，半世纪前的老电影，《绅士爱金发女郎》，梦露穿着闪亮的高衩红色礼服，妖娆地唱：“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安若非常喜欢梦露，并不怕被人说肤浅。性感妖娆，肆意张扬，同时又纯真如孩童，安静如处子，迷惘如小猫，明明看似胸大无脑，但眼神里偶尔闪过慧黠，真正的谜一样的女人，绝色尤物。还有，她的人生那样悲凉，留给世人的却只有笑容。碟片结束，屏幕变黑，喧闹转为沉寂，只余屏保图案在那里飘飘荡荡。沈安若突然觉得心头有几分空虚。

“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话好像以前也总有人跟她说。她忍不住翻出丢在柜子暗格里的那个小盒子，往床上一倒，十几枚亮闪闪的戒指就全部滚到床上去了。

沈安若其实一直与时尚绝缘，上班又只能穿制服，正好适合她，所以连首饰都不戴，只除了戒指。离婚后她就染上收藏戒指的癖好，铂金的镶钻镶各色宝石的，配着鞋子的颜色款式轮换着戴。